

世界正義院

2019年1月18日

致全世界巴哈伊教友

親愛的朋友們：

就在巴哈歐拉召喚各國君王和統治者彼此之間進行和解，並令諭他們在地球上締造和平的半個世紀之後，當時的列強卻陷入爭戰。這衝突史稱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人記憶中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其前所未見的血腥殺戮規模，深深地烙印在隨後每一代人的意識裡。然而，正是從這廢墟與苦難中，綻放出為世界帶來穩定之新秩序的可能性——尤指一百年前的今天所召開的巴黎和會。之後的年代中，儘管國際事務仍然反覆陷入危機，守基阿芬第就覺察到「與時代精神和諧運作的種種力量，雖時斷時續，卻也綿延開展」。這些力量持續地推動人類邁向和平時代——不僅是要排除武裝衝突，而且要團結在集體生存狀態中。然而，和平之道途依舊長路漫漫，斷斷續續地進行著。此刻，我們以此為契機，反思在此道途中的進展，和平在當代的挑戰，以及巴哈伊教友受命達成和平所能做出的貢獻。

在過去的一百年中，至少有過三個歷史性時刻，人類似乎有望達成真正且持久的和平，卻總是礙於自身無法克服的弱點，而功虧一簣。第一次時機是巴黎和會的成果所建立的國際聯盟，這是創始國意圖確保國際層級和平的一個組織。透過此一機制，巴哈歐拉責成世界上統治者建立集體安全體系，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受到嚴肅地正視，討論和檢驗」。但是，結束戰爭的和平協議終歸有著致命的缺陷，國際聯盟畢竟無能阻止被歷史學家評斷為人類史上最毀滅性之衝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邁向世界和平的第一大步，隨著一段恐怖的衝突後而來，接著的第二步亦是如此，不僅聯合國組織是建立在國際聯盟的灰燼上，國際經濟機構系統亦得以誕生，在人權和國際法方面也出現了歷史性的發展。隨後，多處被殖民統治的地區，快速地陸續成立獨立國家，區域性合作協定在深度與廣度上都有顯著增長。然而，戰後數十年的世界特徵，仍然是被兩大勢力陣營之間陰森且往往是公然敵對的氛圍所籠罩。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冷戰，其外溢效應在世界諸多地區造成實質戰爭，並將人類推到核武衝突的危險邊緣。二十世紀末冷戰的和平落幕，乃是緩解的一刻，也促成了對建立全球新秩序的叫聲。這是普天下將太平似乎觸手可及的第三次歷史時刻。鑒於聯合國召開了一系列關乎人類未來重要主題的世界性會議，創立新型國際性合作機制的努力，以及強化既有的體系之舉措，均獲致了巨大的推動力。達成共識的新機遇浮現，推動進步的合作精神也體現在受命主持正義的特定國際機構之任務中。這目標明確且審慎的進程，在世紀之交的千禧年論壇上，達到高峰，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一千多個公民社會組織代表，參加了會議；隨後舉行的千禧年峰會，更是世界領導人前所未有的次聚會，並達成一系列目標的協議，代表著人類共同的雄

心大志。通稱為千禧年發展目標，在其後的幾年中成為集體行動的聚合點。這種種進步——儘管仍舊存在諸多侷限與瑕疵，期間並持續夾雜著駭人的衝突——然而卻也標示著，地球上人類在全球意識上一次廣泛性、逐漸、且無可阻擋地覺醒，以及他們對普世正義，團結一致，合作，憐憫與平等之嚮往。

本世紀初葉以降，新的挑戰隱約可見。隨著時日更迭，日益嚴峻，導致從上世紀末所取得的可喜進步倒退。今天，在世界各地，眾多社會強勢暗潮全都在撕裂民眾，而非在凝聚他們。縱使全球赤貧狀態已有所減少，政治與經濟體系卻讓一小圈子的人擁有離譜的巨額財富——如此情況，加劇了世界事務最根本性的不穩定。個體公民，政府機構和社會整體之間的互動，因各自均在爭辯以主導這或那，在思維上越來越互不讓步，經常充滿著緊張。宗教的原教旨主義則正扭曲社區甚至是國家的本質。社會上如此多組織與機構之缺失，理所當然地導致了公信力的下降，但這卻始終遭到既得利益團體系統性的利用，企圖削弱所有知識來源之可信度。在本世紀初，一些似乎正受支持的公認道德準則，現在卻遭到腐蝕，威脅著那曾經有效地在各領域中，抑制人類最卑下傾向之是與非的普遍性共識。而參與國際集體行動的意願，在二十年前代表著世界領袖人物的強大思維，而今卻遭到嚇阻，受到捲土重來的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黨派主義等勢力的攻擊。

如此，瓦解的勢力再重整並壯大。就這樣吧。人類團結一體是任何人力所無法阻擋的；昔時的先知們之諾言，與建立上帝聖道的本尊，均證實了這一真理。然而，人類踐行其天命所歷經的道途將是曲折不堪的。此地球上互鬥的民族所掀起的喧囂，意欲壓倒各個社會中有著高貴情操之士，呼籲終止衝突與爭鬥的聲音。只要對這些呼籲仍舊置若罔聞，毫無疑問，當今世界的失序與混亂狀態必將惡化——其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直到受夠教訓學乖的人類認識到，必須再邁出一大步，或許在這一次，兼具決定性並持久地朝向永久的和平。

*

普世太平，是人類在造物主循序漸進地賦予其受造物上帝聖言的影響下，歷經千秋萬代所不斷趨近的目的地。守基阿芬第從社會演進的角度，如此地描述了人類集體生命邁向一個新的全球性階段，「這一演進，初始於家庭生活的出現，隨後發展實現了部落的團結，繼而演變形成為城邦，之後再擴展而建立起獨立主權國家」。如今，隨著巴哈歐拉的降臨，人類已站在其達致成熟的門檻前。世界團結一體終將變為可能。對那威脅世界的顛覆勢力，在人類認可下團結所有國家的一種全球性秩序，是惟一的適當對策。

然而，儘管世界團結一體是可能的——不，是無法避免的——卻也終歸難以實現，除非是毫無保留地接受人類一體的原則，守基阿芬第描述其為「巴哈歐拉所有教義圍繞的軸心」。他闡述此寓意深遠的重大原則，是何等地高瞻遠矚並具說服力啊！在世事動盪不安之中，他平實地見到人類乃一家的真理，必須是建立新秩序之起點。國與國之間龐雜的相互關係——以及其自個兒家內的總總——皆需在此指引下，重新設想。

此一願景的實現，要求的是世上的領袖們，或遲或早，必須有著心懷歷史功勳的政治家風範。哀哉，有意願建立此功勳者，仍舊缺席中。人類正深陷自我認同的危機，各色民族與群體均掙扎著如何地定義自身，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們應該如何行事。沒有一種共享的自我認同和共同的使命，他們深陷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鬥爭中。貌似無窮盡的「我們」與「他們」等等的排列組合，則更狹隘並差異化的定義群體歸屬。久而久之，這種將人分裂成千差萬別的利益群體做法，削弱了社會本身的凝聚力。對於特定民族之優越性的諸多對立性認知，正到處宣揚，排除掉人類乃同行於同一旅程上之主體的真理。思考一下如此的破碎式認同人類身分，與認可人類乃一家的原則觀念，之間是多麼地截然不同啊！從這一角度來審視，人類家族呈現的多樣性，不僅與其一體性互不矛盾，反而賦予其豐富性。團結一體，在巴哈伊的表述中，涵蓋了多樣性的基本概念，與單一性有天壤之別。透過對所有人的愛，甘願為人類整體的最大福祉，放下狹隘的私忠，世界的團結才能實現，人類多樣性的無窮展現，才能獲得最高程度的體現。

促進團結，和諧地包容差異元素，並培育每顆心無私地愛全人類，這是宗教的任務。培養友愛與和諧的偉大可能性，正擺在宗教領袖面前，但同樣的宗教領袖亦可利用其影響力，煽動暴力，讓狂熱與偏見之火燎原。當論及宗教，巴哈歐拉的話語斷然地警告說：「……不可讓其成為紛爭與衝突之因」。和平，對於「所有地球居民」，乃是一項「上帝的原則與誠命」。

每顆懷抱對人類整體的愛之心靈，面對因不合而導致的眾多苦難，必然痛苦萬分。但是，上帝之友們萬不可自外於周遭社會日益惡化的動盪騷亂；他們亦有必要守護自己，不可捲入衝突，或陷入其對立的方式。任何時候，無論情況看起來多麼慘澹，無論儘快實現團結的希望多麼渺茫，均無理由絕望。令人憂心的世界現狀，只能激勵我們加倍努力，投身於建設性的行動當中。「這並不是繁榮與勝利的日子」，巴哈歐拉警告說，「人類整體正深罹重重惡疾，因此，當奮身以那無謬神醫全能之手所備妥的良藥，拯救其生命。」

*

建立和平，是上帝召喚全人類去履行的義務。巴哈伊教友在促進這一進程所承擔的責任，將與時俱進，但是他們從來不是觀望者——對那些帶領人類達致團結的各種努力之運作，他們盡其所能，施以援手。他們承受召喚，要身當世間的催化劑。深思巴哈歐拉以下的話語：

為促進人子的福祉與安寧而獻身。專心致力，志在教育世間諸民大眾與同胞，如此透過至大聖名的力量，庶幾可將導致世界分裂的紛爭，從地表抹除，全人類乃能成為同一神聖秩序的擁護者，身居同一聖城。

阿博都巴哈也強調說，巴哈伊教友在回應建立世界和平的召喚時，作出貢獻之重要性：

…… 和平必須首先在個人之間建立起，直至最終導向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因此，巴哈伊教友啊，藉由上帝聖言的力量，殫精竭慮，在人與人之間創造出真摯的愛，靈性的交往，以及持久的團結一體。這就是你們的任務。

「世界和平的承諾」是我們在 1985 年致全世界人民之文告，闡明了世界狀態，以及普世和平之先決條件的巴哈伊視角。該文亦倡議以全球的巴哈伊團體，作為研究探討的模式，以增強人們對人類大團結之可能性的殷望。此後的數十多年，巴哈歐拉的追隨者們，不斷地耐心與他們周圍的人們並肩共事，奉祂的教義為圭臬並據以建立且擴展社會組織系統，以完善其模式。他們學習如何照顧社區，使其體現出我們在 1985 年所提出的和平先決條件。他們培養出環境，讓兒童們在不受任何形式的種族、國家與宗教的偏見所污染的環境下，受教育。他們擁護兩性完全平權地參與社區事務。他們的教育課程，除兼具蛻變效應，且融入生命中物質與靈性的雙面向，並迎接所有願意為其社區之繁榮獻出力量的人們。在其中萌生的社會行動中，可見到他們渴求治癒那折磨著人類的無數疾病，並賦能每個人，讓其成為建設新世界的要角。在靈曦堂理念的感召下，他們邀請各種信徒及一般人參加他們的崇拜會。以建立和平與正義社會為其承諾的傑出青年們，則結合其志同道合的同儕，並以此為基礎參與社區建構工作。在地方分會機構上，其所身具之靈性權威和教務管理職能，則以僕人身段進行治理，解決衝突，締造團結；產生教務管轄機構成員的選舉過程本身，即是和平的體現，全然不同於廣大社會中的種種選舉，往往伴隨著抨擊甚至暴力。在這開放與擴展中的團體，其涵蓋全域維度所意涵的根本認知，即全人類乃是同一造物主的子民。

朋友們也一直在發展能力，以接觸周遭群眾並與之對話，不論其信仰、文化、階層或種族，並探討透過有系統的應用神聖教義，以促進靈性和物質福祉。這一日益增強的能力產生令人欣慰的碩果就是，團體已更有能力在各項社會盛行的論述中，作出有意義的諍言；在某些國家，致力於解決其社會面臨之挑戰的領導人和思想家，越來越欣賞巴哈伊教友提出的觀點。這些諍言明確表達出源於巴哈歐拉啟示的真知灼見，擷取了世界上信徒們積累的經驗，目的則在提升這些討論，以超越往往阻礙社會議題論述進展的刻薄與爭執。再者，巴哈伊理念與其推理，亦是他們踐行磋商的實證。由於深知和諧之重要與衝突之無益，巴哈歐拉的追隨者們在任何境況下，均致力於培育出最有益於團結出現的條件。我們欣悅地看到信徒們正擴大他們的努力以參與社會論述——特別是那些以其專業身份，參與和平直接相關論述的朋友們。

*

對於巴哈伊教友而言，實現和平並不只是引發他們共鳴的一種渴望，或是一項補充其他目的之目標——它歷來就是一個核心的關注。阿博都巴哈在祂致海牙持久和平中央組織的第二篇書簡中，申明，「我們對和平的渴望，不是僅僅源於知性上的：它關乎宗教信仰，亦是上帝信仰的永恆基礎之一。」祂深知，實現世界和平，僅僅告知世人戰爭的恐怖是不夠的：

今天，普世太平的益處，已是人所共知，戰爭的害處同樣亦是有目共睹。但在此課題上，僅僅具備知識，是遠遠不夠的：要在全世界建立和平，就必需有一種付諸實行的力量。

祂繼而寫道，「我們堅定的信念就是，履行這一偉大功業的力量，正是上帝聖言無堅不穿的影響力，以及聖靈的確認。」

當然，任何意識到世界現狀的人，無不竭盡所能致力於此功業，並尋求聖靈的確認——這也是我們在神聖門檻前，熱切地為你們代禱的。親愛的朋友們，你們和你們志同道合的夥伴們所虔誠付出的努力，正在構建以靈性原則為基礎的社區，以運用這些原則改善你們的社會，並分享獻出從中萌生的洞見——這是你們能夠加速實現世界和平之承諾最肯定的方法。

世界正義院簽署